

兔年生肖邮票,黄永玉再出手 99岁怪老头和他的蓝兔子

近日,中国邮政发布2023年兔年生肖邮票,迅速成为热门话题。这款由99岁高龄的黄永玉亲自操刀设计的邮票,让集邮圈和名人圈都沸腾了。对于“癸卯寄福”中那只特立独行的蓝兔子,网友们的看法可以说是非常两极分化。不过,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、航天英雄杨利伟、著名艺术家韩美林等人都纷纷为黄永玉打call。而这样热闹的面,黄永玉已经“见怪不怪”。

这个“怪老头”,是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人。1980年,中国邮政发行了第一枚生肖邮票——《庚申年》金猴邮票,设计者正是黄永玉。在2017年保利拍卖会上,这套设计精美的金猴邮票拍出了201万元的高价,缔造了现代邮票拍卖价格的神话。



黄永玉设计的2023年兔年生肖邮票,第一枚邮票中的蓝兔子引起了争议。



陷入争议的“蓝兔子”

中国邮政发行的《癸卯年》特种邮票一套两枚。其中,第一枚邮票名为“癸卯寄福”,黄永玉用蓝色描绘了一只右手执笔、左手持信的卯兔。第二枚邮票名为“同圆共生”,描绘了三只兔子首尾相接、奔腾不息的场景。不过,第一枚“癸卯寄福”里的那只兔子在网上引发了争议,蓝皮红眼兔可谓打破了人们对兔子的刻板印象。有毒舌锐评:这哪是兔子,更像一只耗子成精,看起来不太对劲,“瞪着一双猩红邪眼,龇着一对雪白板牙,腮边两撮老鼠须,张着血盆大口,足下三只利爪。”

黄永玉日前也就兔年生肖邮票谈了自己的创作初衷,他说:“画个兔子邮票,(对我来说)是开心的

事。这个兔子呢,大家都会画,也不是专门只有我一个人会画。画出来大家高兴,祝贺新年而已。谢谢大家!”集邮圈的很多专业人士表示,黄永玉今年已经99岁,这只蓝兔子很可能是他的收官之作。也不得不说,黄永玉成功地帮兔年生肖邮票完成了一次破圈,让邮票圈的人不再小众狂欢。

其实,原本就性格古灵精怪的黄永玉,画起画来也是汪洋肆意,出笔随心。他一直以来都擅长画讽刺漫画,而且他这画风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,他笔下的兔子一直都是这种犀利的风格。通常他还会用兔子作为主人公,配上文字来进行讽刺和挖苦,比如让兔子叼着一沓钱,来

讽刺贪官吃拿卡要,配的文字就是“兔子不像人,吃相难看”。传统的玉兔捣药意象也被黄永玉解构,用来讽刺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黑心商家,配的文字是“月亮上面造假药最保险”。

有网友弱弱地询问:黄老先生是不是不怎么喜欢兔子啊……这一问马上就得到热情网友的亲切回复:黄永玉老先生好像除了猫头鹰都不太喜欢。不光是兔子,十二生肖在黄永玉笔下都是同一种抽象的画风。在黄永玉笔下,老虎张开血盆大口,兔子一直都是蓝毛红眼,每一种生肖都有着自已鲜活的个性,突破了以往我们对这些动物的刻板想象。

四处流浪的少年时代

作家萧乾曾这样形容黄永玉:“浮漾在他粗犷的线条间的正是童稚、喜悦和奔放。”黄永玉的这份童真来源于生活的磨炼。

黄永玉1924年出生于湖南,父母都是当地的校长,热爱艺术,崇尚自由。但命运爱捉弄人,黄永玉10岁那年,黄家家道中落,父母相继离职。他的少年时代,正逢抗日战争,十二岁时便离开家乡,四处流浪,“自小捡拾路边残剩度日”,靠着木刻,在战乱中求生存。日本飞机来轰炸、少吃少喝,都不要紧,只要包袱里还有木刻刀、木板和书,就安心了。“我流浪的包袱里什么书都有,古典的、现代的、翻译小说……有些老人家看到后就说:你看这孩子,流浪还带着书!”

他流落到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小工,长大后到了上海、台湾和香港,当过中学教员、剧团美术队员、报社编辑……“一听流浪,很多人都觉得浪漫好玩,其实一点儿也不好玩,很苦的。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是磨炼。”在动荡时代里漂泊,黄永玉练就了一身本事,他自学了美术、文学,终成一代名家。

1952年,28岁的黄永玉在表叔沈从文的劝说下,偕夫人张梅溪从香港前往北京,只有小学文凭的他进了中央美术学院,成了最年轻的副教授。但是后来,他的命运急转直下,一度被拉去游街、辱骂,还坐了牢。在牢里,他想看书,就谎称自己有传染性肝病,吓得看守的人把他单独关押起来。

回忆起那段经历,他说,我不怕挨打,但我不接受对我人格上的侮辱。这就是黄永玉的性情与风骨。而对于世间种种烦恼,黄永玉的解决之道是创作。“画画解决不了的事情,我就用雕塑,雕塑解决不了,我就写作,用文字解决。”

几年前的访谈中,黄永玉被主持人问道:“黄老,一百年后,当有人提起你时,你希望别人怎么说你?”他笑了笑说:“这个混蛋。”想来黄永玉看到网友对蓝皮兔子的种种声音,也会中气十足地大笑着一句:“我丑我妈喜欢。”

(综合成都商报、环球人物等)

活成现实版“老顽童”

黄永玉一直以来都自诩“老不正经”,在中国美术界被誉为“一代鬼才”。1980年,56岁的黄永玉设计了猴年生肖邮票,这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,全套只有1枚,面值8分,一版80枚。

尽管黄永玉因此被称为“猴票之父”,但大众对他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却了解不多。生活中,黄永玉说起话来声如洪钟;大笑起来,隔几百米都能听见。他喜欢穿着夹克,戴

着贝雷帽,叼着烟斗,背着画板,像个独行侠,满世界飞,结交天下朋友,也挥金如土。

99岁的黄永玉显然已经活到了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境界,别人不敢画的画,他敢画,别人不敢说的话,他也敢说。黄永玉连画的自己,也都是同一种戏谑的画风,就像黄永玉老师自己说的那样“你们都太正经,我只好老不正经”。画里的黄永玉身边丢着烟斗,赤着脚丫,穿着背心短裤张

牙舞爪地大笑,一边露出豁牙子、袒出小肚子和肚脐眼,一边庆祝“九十啦!”不得不说,像是金庸笔下的“老顽童”走进了现实。黄永玉90岁时,国家博物馆准备为他举办《黄永玉90画展》。记者问:“参加宴会的男士是否要打领结,女士是否要穿晚礼服?”黄永玉叼着烟斗哈哈大笑,说:“都不必了,最好裸体。”他永远活得像十二三岁的少年,贪玩、天真、坦荡,敢作敢为,玩世不恭,自由自在。

“世界长大,我也老了”

在黄永玉的老家湖南有句俗话,“人老成精”。黄永玉不爱热闹,但是真豁达,真洒脱。虽然已经快100岁了,但是这个酷老头的生活,比成天在互联网冲浪的年轻人不知道刺激几百倍。

他设计的猴票,如今整版的价格已超过200万元,然而对于涨价与否,黄永玉却全然不放在心上。一次,有朋友来问路,他随手拿了一张纸给朋友画路线图,朋友拿到后才发现这纸背后竟然是一张猴票。黄永玉却毫不在意地摆摆手:那是我画猴票的原稿。黄永玉说,画这幅猴票,一方面是受到中国邮政的邀请,另一方面,则是为了让“全世界的人知道

我死去的猴子有多可爱”。

黄永玉身上这股洒脱随性、横冲直撞的劲儿,让现在嘴上喊着躺平的年轻人羡慕不已。60岁了,他心血来潮,在东京考下了驾照,原因就是带着自己的爱人去喜欢的地方兜风。从拿到驾照开始,他迷上了跑车,于是就把卖画的钱全用来买了各种跑车,开着法拉利飙车也不在话下。90岁了,他还能对着世界大吼:“世界长大了,我也老了。”

即使聊到死亡这种沉重的话题,黄永玉也轻松潇洒。当他毫不在意地笑着说“老友都去世,就剩我自己”时,让人一时分不清这到底是不是个玩笑。1946年,黄永玉辗转

到上海,生活贫苦,住在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宿舍。在这里,他发表了很多文学和美术作品,也认识了唐弢、汪曾祺、黄裳、萧乾、臧克家、冯雪峰等作家,李桦、陈烟桥、野夫、王琦、麦秆、杨可扬、邵克萍等木刻家,“可惜他们全去世了。”

黄永玉连自己的墓志铭都想好了,就五个字:“爱,怜悯,感恩。”他甚至还给自己的骨灰想了若干种处置方式,他先说:“我死后立即火化,骨灰放到抽水马桶里,就在厕所举办个告别仪式,拉一下水箱,冲水、走人。”黄永玉想了想又说:“再不然把骨灰分成一个个小包,送给追悼会上的客人,拿回去种花。”